



02234

孟子卷之四上

漢趙岐

註



宋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
八章

離婁黃帝時人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

索之離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

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圓猶

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名篇

孟子

卷四上

離婁

稽古樓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公輸子或以為魯昭公之子言雖天下至

巧猶須規矩也師曠晉平公太師其聽至

聰然不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也

是知人君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

朱註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

巧人也規所以爲員之器也知所以爲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爲箛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爲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

孟子

卷四上

離婁

二

稽一樓

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

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

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爲後世之

法也

朱註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

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

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

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爲

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言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爲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

宋註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

孟子

卷四上

離婁

三

稽古樓

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言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蓋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

者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
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
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
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
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
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

孟子

卷四上

離婁

四

稽古樓

言盡已目力續以其四者方圓平直可得
而審知故用之不可勝極也五音亦須律
而正也如盡心欲行思繼以不忍加惡於
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

宋註

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

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
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
繼續之見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
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朱註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
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
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
其惡於眾也

孟子

卷四

離婁

五

稽古樓

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
其惡於眾人也

朱註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
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
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
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音朝

潮

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不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羅於密網也此亡國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

宋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

也揆度也法制度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

孟子

卷四

離婁

六

稽古樓

稽古樓

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度

卽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

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

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

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

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

賊民興喪無日矣

辟與闢同喪去聲

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
賊民興亡在朝夕無復有期日言國無禮
義必亡

朱註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
易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
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

天謂王者蹶動也言天方動汝無敢沓沓

孟子卷四雜要

七

稽古樓

朱註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
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
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朱註沓沓卽泄泄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
沓沓也

言但爲非義非禮背先王之道而不相匡

正卽沓沓也

朱註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為之事使君

為如務行堯舜之仁是為恭臣陳善法以

禁閉君之邪心是為敬言吾君不肖不能

行善因不諫正此為賊其君也故有恭敬

孟子卷四離婁

賊三者之義此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

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謂之賊明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

朱註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

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

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

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

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

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

入稽古樓

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員須規矩也

宋註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

孟子

卷四上

離婁

九

稽古樓

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堯舜之爲君臣道備以舜事君以堯治民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

宋註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

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

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

朱註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

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孟子

卷四

離婁

十

稽古樓

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厲王流于錕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諡之也諡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

朱註

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

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言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矣以前代善惡爲明鏡也欲使周亦鑒于殷之所

以亡也

此章言法則堯舜鑒戒桀紂也

朱註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

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

以不仁

卷四上

離婁

十一

稽古樓

天下得失在仁與不仁而已

朱註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

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之存亡亦在仁與不仁而已

朱註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

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

朱註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

音洛強上聲

強酒則必醉也喻惡亡而樂不仁也此章所以安莫若為仁惡而弗去患必及身自上達下而其道一也

朱註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卷四上離婁士稽古樓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

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反其仁己仁猶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猶未足邪反其敬己敬猶未恭邪

朱註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

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止而天下歸之

反求諸身身已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

朱註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已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詩已見上篇其義同此章言行有不得於人反求於身是

孟子

卷四上

離婁

七

稽古樓

爲責已之道也

朱註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恆胡登反

恆言人之常語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家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爲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爲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

爲本也是則本正則立本傾則踣固在所
敬慎而已此章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

朱註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
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
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
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是故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
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

孟子

卷四

離婁

齒

稽古樓

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
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慕
思也賢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
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爲君矣沛然大治
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也此章言天
慕向善巨室不罪咸以爲表
德之流行可以克四海也

朱註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

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興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孟子

卷四

離婁

五

稽古樓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爲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

朱註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

孟子

卷四上

離婁

去

稽古樓

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

出而女於吳

女去聲

齊景公言諸侯旣不能令告大國使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敎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時爲強國故齊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

爲婚

朱註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今小國以大國爲師學法度焉而恥受教

孟子

卷四上

離婁

七

稽古樓

命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

朱註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

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治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爲政小國美之故七年

朱註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

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

孟子

卷四

離婁

六

稽古樓

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

敵

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詩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

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裸鬯之禮
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此天命之無常也
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眾不能當也諸侯
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爲敵

宋註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

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
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
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

孟子

卷四

離婁

九

稽古樓

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眾多其數不但十
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
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
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
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祀于周之京
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
十萬之眾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
敵於天下也不可爲眾猶所謂難爲兄難

爲弟云爾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
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詩言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其爲

國誰能違仁而無敵於天下也此章言遇
衰逢亂屈

伏強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眾
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

朱註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

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

孟子

卷四

離婁

三

稽古樓

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

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

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

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

家之有

菑與災同
樂音洛

言不仁之人以其所以爲危者反以爲安

必以惡見亡而樂行其惡如使其能從諫

從善可與言議則天下何有亡國敗家者也

朱註安其危利其蓄者不知其爲危蓄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

孟子

卷四上

離婁

五

稽古樓

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浪音郎

孺子童子也

朱註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小子孔子弟子也清濁所用尊卑若此自取之喻人善惡見尊賤乃如此

朱註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

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

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夫音扶

人先自為可侮慢之行故見侮也家先自

為可毀壞之道故見毀也國先自為可誅

伐之政故見伐也

卷四

所謂自取之者

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

謂也

孟子

卷四

離婁

三

稽古樓

以見上篇說同

此章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也

朱註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

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

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

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

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

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惡去聲

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

宋

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

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

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

孟子

卷四上

離婁

三

稽古樓

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

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卑下獸樂廣野

宋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

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也為湯

武毆民者桀與紂也

爲去聲毆與驅同懶音
閩爵與雀同鷓諸延反

言物毆之則歸其所樂獼獢也鷓土鷓也
故云諸侯好爲仁者毆民若此也湯武行
之矣

大澤

淵深水也獼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

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
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毆矣

孟子

卷四
離婁

三

稽古樓

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爲王
並去聲

如有則湯武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
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

陷於死亡

王去
聲

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

年病而却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

以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欲卒求之何可

得乎艾可以爲灸人病故以爲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

朱註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孟子

卷四上

離婁

五

稽古樓

載辭也詩刺時君臣何能爲善乎但相與

爲沈溺之道也

此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毆使就其君三年

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也

朱註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

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

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言人尙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爲

朱註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

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

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

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可

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

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

孟子

卷四上

離婁

五

稽古樓

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

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

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朱註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

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

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也此

言曠仁舍義自
暴棄之道也

朱註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
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
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

上聲

邇近也道在近而求人求之遠也事在易

孟子卷四雜婁宅稽古樓

而求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以事其長

故其事遠而難也此章言親視敬長近取諸已則邇而易者也

朱註親長在人為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為

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

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

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

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

友有道德事親弗悅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已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

朱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

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卽事以窮理無以

孟子

卷四

離婁

五

稽古樓

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也

朱註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親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

此章言事上得君下
可臨民信友悅親本
在於
身也

孟子

卷四

離婁

五

稽古樓

朱註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

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

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脩身之本而明善

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

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

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

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外吾聞

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

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隱遁北海之濱

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太公

亦辟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

皆老矣往歸文王也

宋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

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

孟子卷四 離婁 三 稽古樓

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

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

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

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反

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天下之子

耳子當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歸

往也

朱註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

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既

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

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

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

天下矣

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

孟子

卷四

離婁

三

稽古樓

間必足以為政矣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文

王時難故久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

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眾易以行善故五

年足以治也

此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七年為政以勉諸侯者也

朱註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

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

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

攻之可也

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爲之多
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
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疾之也

宋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
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
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

孟子

卷四上

離婁

三

稽古樓

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
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
罪不容於死爲去

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況於爭城爭地而
殺人滿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
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

朱 註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
子猶惡之况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

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

土地者次之

辟與闕同

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

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

次善戰者辟草萊任土地不務脩德而富

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人也

此章言聚斂富君棄於孔

孟子

卷四上

離婁

三

稽古樓

子重人命之至也

朱註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

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

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愷盡地方商鞅

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

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

眊焉

眸子音牟瞭音了眊音遙

存人存在人之善惡也

朱註良善也眸子曰瞳子也瞭明也眊者

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

在目故留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

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度反廋音搜

聽言察目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之

哉此章言目為神候精之所
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也

孟子卷四離婁三稽古樓

朱註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

則人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

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

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

音笑貌為哉惡平聲

為恭敬者不侮慢人為廉儉者不奪取人

有好侮奪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

從其所欲安得爲恭儉之行也恭儉之人
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聲音笑貌
強爲之哉此章言人君恭儉率下
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也
朱註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
貌僞爲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
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
也孟子卷四
離婁
三稽古樓

也與平聲
援音爰

淳于髡齊人也問禮男女不相親授孟子
直答禮不親授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
牽援之否邪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出是
爲豺狼之心也因告髡曰此權此權者反
經而善也

朱註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
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

也權稱錘稱物輕重而注來以取中者也
權而得中乃是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冕曰天下之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乎

朱註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

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

援天下乎

孟子

卷四上

離婁

美

稽古樓

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道不得行子欲

使我以手援天下乎

此章言權時之義者也

朱註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

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

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

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

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己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問父子不親教何也

朱註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

則責怒之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云

孟子

卷四上

離婁

三

毛

稽古樓

父子反目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於父云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必自行正也執此意則爲反夷矣故曰惡也

朱註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

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旣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不欲自相責以善也

朱註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父子主恩離則不祥莫大焉 此章言父子至親相責則

離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善者也

朱註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

孟子 卷四 離婁 五 稽古樓

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事親養親也守身不陷於不義失不義則

何能事父母乎

宋註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

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
不足以爲孝矣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身守
之本也

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

宋註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

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孟子

卷四 離婁

三

稽古樓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
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
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
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聲復扶
又反

將徹請所與問曾皙所欲與子孫所愛者

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
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

體也

朱註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

父也會元曾子子也會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尙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孟子

卷四上

離婁

四

稽古樓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爲至孝

此章言上

孝養志下孝養口體者也

朱註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

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

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
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諳
閒去聲

適詩云室人交徧適我時皆小人居位不

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說獨得大人爲

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正君之身一

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

此章言小人爲政
不足閒非賢臣正

孟子

卷四

離婁

聖

稽古樓

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
下不邪侈將何閒者也

朱註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

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

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

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

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

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已而物

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

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卽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言人之行有不虞度其時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者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

孟子

卷四

離婁

聖

稽古樓

此章言不虞獲譽
求全受毀者也

朱註 虞度也 呂氏曰 行不足以致譽而偶
得譽是謂不虞之譽 求免於毀而反致毀
是謂求全之毀 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 脩
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 觀人者不可以
是輕爲進退

孟子曰 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

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 一說

孟子

卷四上

離婁

聖

稽古樓

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
之位者也

朱註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

言之責故耳 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
無所警於後 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
而後不敢易其言也 然此豈亦有爲而言
之與

孟子曰 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好去聲

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已未有可師而好爲
人師者乃惑也此章言君子之患
在好爲人師也

朱註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
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
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魯人樂正克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
子敖子敖使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

孟子

卷四上

離婁

器

稽古樓

也

朱註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
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
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
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

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孟子見其來見

遲故云亦來也樂正子曰先生何爲非克

而出此言也孟子問子來幾日乎克曰昔者來至昔者任也謂數日之閒也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欲亟見之深思望重也克曰所止舍館未定故不卽來也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當須舍館定乃見之乎

朱註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驥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

孟子

卷四

離婁

聖

稽古樓

曰克有罪

樂正子謝過服罪也

此章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

正子好善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

朱註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

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

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舖音馮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反啜昌

反悅

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也學而不行

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舖啜也樂正子本

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

故言不意子但舖啜也此章言學優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

孟子

卷四

離婁

哭

稽古樓

通舖啜洗淨君子不與是以孟子答嗟樂正子者也

宋註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

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宋註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

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

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

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無為

之為
去聲

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

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

故曰猶告與告同也此章言量其輕重無後為不孝之人者也

宋註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

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

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

孟子

卷四

離婁

聖

稽古樓

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

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

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

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

朱註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

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

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

音洛惡平聲

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禮義

孟子

卷四上

離婁

哭

稽古樓

之實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之容故中心樂之也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蹈哉

此章言仁義之中而形於外也

本在孝悌蓋有諸中而形於外也

朱註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

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

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

孟子

卷四上

離婁

兪

稽古樓

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舜不以天下將歸已爲樂號泣于天舜以不順親意爲非人子

朱註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舜盡其孝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爲

父子之道者定也

此章言以天下富貴爲不若得意於親也

宋注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

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

孟子

卷四上

離婁

辛

稽古樓

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

其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孟子

卷四上

離婁

五

稽古樓

孟子卷之四下

漢 趙岐 註

宋 朱熹 集註

離婁章句下 九三十三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

夷之人也

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負海也在東方夷地

故曰東夷之人也

孟子 卷四下 離婁

稽古

朱註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

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

王墓近於豐鎬之地

朱註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

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土地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以外之遠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之久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玉節也周禮有六節

朱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

孟子

卷四下

離婁

二

稽古樓

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先後同揆言聖人之度量同也

此章言聖人殊世而

合其道也

朱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

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

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

聲溱音臻
洧榮美反

子產鄭卿為政聽訟也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渡之也

朱註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

車載而渡之

孟子卷四離婁

三

稽古樓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以為子產有惠民之心而不知為政

朱註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

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

也杠音江

言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涉度之功周十一月

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

朱註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

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
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
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
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與闢同
焉於虔反

孟子

卷四下

離婁

四稽古樓

君子爲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
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爲也安得人人濟
渡於水平

朱註

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爲之辟之辟

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
避已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
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每人而悅之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

不足以足之也

此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爲首也

宋註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

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

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

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

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孟子

卷四下

離婁

五

稽古樓

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爲差等其心所執

若是也

宋註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

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

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

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

賤之然猶有參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

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

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爲去聲下

同爲之

宣王問禮舊臣爲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如則可以爲服

朱註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

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大甚故以此禮爲問

孟子

卷四下

離婁

六

稽古樓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爲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華元奔晉隋會葬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其

田里田業也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爲之服矣

朱註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

孟子

卷四下

離婁

七

稽古樓

之有

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

寇讎何服之有乎

此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相應猶

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與諷諭宜王勸以仁也

朱註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

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

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

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

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鵲

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此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也

孟子

卷四下

離婁

八

稽古樓

朱註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君者一國所瞻仰以爲法故必從之是上

爲下則也此章言闕君率眾仁義是上爲下效者也

朱註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

當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

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讎是也此皆大人之所不爲也

此章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爲中是以大人弗行之也

察理

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爲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

孟子

卷四下

離婁

九

稽古樓

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樂音洛

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是謂人之有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己也如使賢者棄愚不養其所以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

此章言父兄之賢而子弟既頑敎而不改乃歸自然也

朱註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

養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人不為苟得乃能有讓千乘之志也

此章言貴

孟子

卷四下

離婁

十

稽古樓

賤廉恥乃有不為不為非義義乃可由也

朱註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所

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

為邪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人之有惡惡人言之言之當如後有患難

及已乎

此章言好言人之惡殆非君子者也

朱註

此亦有為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

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故不欲爲己甚

泰過也孟子所以譏踰牆距門者也此章言疾

之已甚亂者也

朱註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

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

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

在卷四 離婁 十一 稽古樓

孟子下 聲

果能也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

爲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

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

曰惟義所在也此章言大人之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求合義也

朱註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

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

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

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子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貞正大人也

此章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所謂視民如子則民懷之者也

孟子卷四

離婁

上

稽古樓

宋註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

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

當大事

養去聲

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爲大事送終如禮

則爲能奉大事也。此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

也事
朱註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

孟子

卷四下

離婁

十三

稽古樓

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

到反

造致也言君子學問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已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然也故曰欲其自得之而已居之安若已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者也

宋註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閒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閒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

孟子

卷四下

離婁

十四

稽古樓

是謂廣尋道意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此章

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者也

朱註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

欲以誇多而鬪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

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

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

之有也孟子卷四下 離婁 五 稽古樓

王去聲

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

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

心服矣若文王治於岐邑是也天下不心

服何由而王也此章言五霸服人三王服心其服則一功則不同也

朱註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

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

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凡言皆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實

仁義是也祥善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

蔽賢之人直於不善之實也
此章言進賢受上賞蔽賢

蒙顯戮者也

朱註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

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

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朱知孰是疑

孟子卷四下離婁七稽古樓

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

水也亟去史反

徐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

朱註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

言水不舍晝夜而進至於四海者有原本

也以況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也

朱註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

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

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

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

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

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

孟子卷四離婁七稽古樓外反

澮下各反
聞去聲

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

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

涸也可立待之者以其無本故也人無本

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久

也故君子恥之此章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也

朱註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涸乾也如人

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

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
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躡等于譽之病
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
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
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
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
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

孟子

卷四下

離婁

六

稽古樓

之君子存之

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眾民
去義君子存義也

朱

幾希少也庶眾也人物之生同得天

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
不同者獨人於其閒得形氣之正而能有
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
所以分實在於此眾人不知此而去之則

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強力行仁義也故道性善言必稱於堯舜但君子存之

孟子

卷四

離婁

九

稽古樓

庶民去之而不由爾

此章言禽獸俱含天氣衆人皆然聖人超

絕識仁義之主於己者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

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所

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

旨酒美酒也

梁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

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

孟子

卷四下

離婁

子

稽古樓

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爲相也

朱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

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爲如古字通用

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
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
敢誅於紂也

朱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
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
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邇近也不泄狎近賢不遺忘遠善近謂朝

孟子

卷四

離婁

二十一

稽古樓

臣遠謂諸侯也

朱注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
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
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之
事也不合已行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參諸
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

此章言周公能思三

王之道以輔成王也

朱註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

孟子

卷四下

離婁

三

稽古樓

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謂聖王也大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

朱註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

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
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
九年也

元 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檇音逃杞音

此三大國史記之異名乘者興於田賦乘
馬之事因以爲名檇杞者器凶之類興於
記惡之戒因以爲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

孟子

卷四下

離婁

三

稽古樓

記萬事之名

宋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

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檇
杞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
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
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
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
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其事則五霸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

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

以爲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

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爾此章言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

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

宋註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

孟子

卷四下

離婁

五

稽古樓

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

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

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

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

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

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

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

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

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

朱註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

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

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總服

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

孟子

卷四

離婁

二

五

稽古樓

矣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予我也我未得爲孔子門徒也我私善之

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人也

此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

斬各有時孟子恨以不及仲尼也

朱註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

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

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

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

孟子

卷四下

離婁

王

稽古樓

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名

亦不陷於惡也

此章言廉勇惠三者人之高行也

朱註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

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
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再子與之是傷惠

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

惡平

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眾殺之孟子以爲羿亦有罪罪羿不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

孟子

卷四

離婁

毛

稽古樓

宋註羿有窳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眾所殺愈猶勝也

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

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
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
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
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
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
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
發乘矢而後反

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
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作瘡疾曰吾

孟子

卷四

離婁

三

稽古樓

生孺子曰吾必生矣其取友必端言端人
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
我也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
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
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
矢反兮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

此章言求
交取友必

得其
人也

朱註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

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
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
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
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
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
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
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
耳

孟子

卷四

離婁

三

稽古樓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汗
巾帽而蒙其頭面面雖好以蒙不潔人過
之者皆自掩鼻懼聞其臭也

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污穢之

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側皆反

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

潔淨可以待上帝之視言人當自治以仁

義乃爲善也

此章言貌好行惡西子冒臭
魏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修

飾惟義
爲常也

朱註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

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
利爲本

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

孟子

卷四
下

離婁

三

稽古樓

者以利爲本耳若杞柳爲柶棬非杞柳之
性也

朱註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

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

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

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

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

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

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爲並去

聲

惡爲其鑿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

孟子

卷四下

離婁

三

稽古樓

之生而改道以養之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但循理若禹之行水於無事則爲大智也

宋註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

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
至可坐而致也

言誠能推求其故常千歲日至之日可坐
而致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
在何日也

此章言能修性守
故天道可知也

朱註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
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

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

孟子

卷四下

離婁

三

稽古樓

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
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
半冬至爲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
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
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
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
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

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右師齊之貴臣王驩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諂於貴人也

朱註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

孟子

卷四下

離婁

三

稽古樓

悅也

朱註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

異乎

朝音

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爲簡異也云以禮者心惡子

敖而外順其辭也

此章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也

朱註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

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泣其禁
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

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
歷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

己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
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

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孟子卷四下 離婁

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

朱註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

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朱註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愛敬施行於人人亦必反報之於己也

朱註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
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

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反自
思省謂己仁禮不至也推此人何為以此
事來加於我也

朱註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孟子卷四下離婁三稽古樓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

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

君子自謂我必不忠

朱註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

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
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

何難焉難去聲

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
無異禽獸又何足難矣

朱註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

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
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
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
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
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
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夫音伏

孟子

卷四下

離婁

三

稽古樓

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憂之當如何乎
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君子之行本自
不致患常行仁禮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
己愆也故君子歸天不以爲患也

此章言君子責

己小人不改比之禽獸故不足難也蹈仁行禮不患其患也

朱註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

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者也

朱註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

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
樂音洛

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者

也

孟子

卷四下

離婁

三

稽古樓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孟子以為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

是也故孔子俱賢之

朱註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

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

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
猶同

朱註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

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皆然不在其位故勞佚異

朱註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孟子

卷四

離婁

三六

稽古樓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

朱註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

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鄉鄰同鄉也走走鄉鄰非其事顏子所以

閉戶而高枕也此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禹稷者也

朱註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

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

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

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

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孟子卷四 離婁 三稽古樓

匡章一國皆稱不孝問孟子何為與之遊

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

朱註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

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

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

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

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

孝也好勇鬪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

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
聲很胡懸反

惰懈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

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

事於此五不孝中也

朱註戮羞辱也很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
哉

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

孟子卷四
下離婁

四

稽古樓

得父逐之也

朱註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

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

恩之大者也

朱註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

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

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爲妻子所養也

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妻子之意以爲

孟子

卷四下

離婁

四

稽古樓

得罪於父而不若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

大矣此章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已眾人以爲不孝孟子以

爲禮貌之者也

朱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有

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

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

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必

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

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
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
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
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
反始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
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孟子

卷四

離婁

望

稽古樓

與去
聲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
不去之寓寄也曾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
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
則曰治牆屋之壞者我將來反左右相與
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
人爲曾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
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

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也沈猶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賓師不與臣同耳

朱註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

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

孟子

卷四

離婁

望

稽古樓

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彼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

朱註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孟子以爲二人同道曾子爲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畱無毀子思微少也又爲臣委質爲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易地皆然此章言曾子子思處義非謬者也

宋註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

孟子

卷四

離婁

四

稽古樓

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

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瞞古堯反

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

異故使人視天子能有異於眾人之容乎
孟子言人生而受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
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其
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

此章言人以道

殊賢愚
體別也

宋註儲子齊人也瞞竊視也聖人亦人耳
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

孟子

卷四下

離婁

聖

稽古樓

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
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
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
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
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
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
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
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誣其良人而相泣

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

妻妾

施音迤又音異播音播施施如字

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妻疑其詐故欲視其所之播開郭外冢閒也乞其瘠者所餘酒肉也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謗毀之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以為妻妾不知如故驕之也

朱註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

孟子

卷四下

離婁

聖六

稽古樓

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塚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之今求富貴者皆此良人為妻妾所羞而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

妻妾何異也此章言小人苟得妻妾猶羞也

朱註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

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

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

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

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

卷四

離婁

畢

稽古樓

